

#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

(新民主主义时期)

(一)

延边大学政治系编

一九七六年二月

# 目 录

## 党的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民众的大联合 (1919年7月8日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毛泽东 1  |
| 再论问题与主义 (1919年8月17日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李大钊 11 |
|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(1921年7月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7     |
|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(1921年7月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9     |
|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<br>(1922年7月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0     |
|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<br>(1923年1月12日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5     |
|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<br>(1923年6月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6     |
|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<br>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(摘录)<br>(1923年6月) ..... | 38     |
|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<br>(1924年1月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0     |
|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宣言<br>(1925年1月22日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0     |
|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<br>(1926年12月)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4     |

# 民众的大联合

毛 泽 东

国家坏到了极处，人类苦到了极处，社会黑暗到了极处。补救的方法，改造的方法，教育、兴业、努力、猛进，破坏，建设、固然是不错，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民众的大联合。

我们竖看历史，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，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。较大的运动，必有较大的联合。最大的运动，必有最大的联合，凡这种联合，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，最为显著，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，学术的改变和反抗。政治的改革和反抗，社会的改革和反抗，两造必都有具大联合。胜负所分，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，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，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，则相同。

古来各种联合，以强权者的联合，贵族的联合，资本家的联合为多。如外交上各种，“同盟”“协约”，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。如我国的什么“北洋派”“西南派”，日本的什么“萨藩，长藩”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。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。（上院若元老院，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，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，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）。至若什么托辣斯（钢铁托辣斯，煤油托辣斯……）什么会社（日本邮船会社，满铁会社……）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。到了近世，强权者、贵族、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，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，人类也苦到了极点，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，于是乎起了改革，起了反抗，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。

自法兰西的以民众的大联合，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，收了

“政治改革”的胜利以来，各国随之而起起了许多的“政治改革”。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，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，收了“社会改革”的胜利以来，各国如匈、如奥、如截、如德、亦随之而起起了许多社会改革。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，要必可以完满，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，是想得到的。

民众的大联合，何以这么利害呢，因为一国的民众，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。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人类既少，所赖以维持自己特殊利益，剥削多数平民公共利益者，第一是知识，第二是金钱，第三是武力，从前的教育，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，一般平民，绝没有机会去受得，他们既独有知识，于是生了智愚的阶级，金钱是生活的媒介，本来人人可以取得，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，想出什么“资本集中”的种种法子，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。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、房屋、收归他们自己，叫做什么“不动的财产”。又将叫做“动的财产”的金钱，收入他们的府库（银行）。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，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。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，于是生出了贫富阶级。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，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，设工厂造枪。借着“外侮”的招牌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。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，发明什么“征兵制度”。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，遇着问题就，拿出机关枪，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。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，不打残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？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，平民就更不敢作声，于是生出了强弱阶级。

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，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。他们当做“枕中秘”的教科书，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，便渐渐有了知识。金钱所从出的田地和工厂，平民早已窟宅其中，眼红资

本家的舒服，他们也要染一染指，至若军营里的兵士，就是他们的儿子，或是他们的哥哥，或是他们的丈夫。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，他们便大声的唤。这一片唤声，早使他们的枪弹，化为软泥。不觉得携手同归，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，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，忽然将鸷旗易了红旗，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。

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，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，是用联合的手段。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，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，便大大的联合起来，联合以后的行动，有一派很激烈的，就用“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的办法，同他们拼命的倒担。这一派的首领，是一个生在德国叫做马克思。一派较为温和的，不想急于见效，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。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，和自愿的工作。贵族资本家，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，能够助人而不害人，也不必杀他。这派人的意思，更广，更深远。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，联合人类做一家，和乐亲善——不是日本的亲善——共臻盛世。这派的首领，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。

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，本极易为，有不易为的，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，——习惯——。我们倘能齐声一呼，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，更大大的联合。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，我们就列起队伍，向对抗的方面大呼。我们已经得了实验，陆荣廷的子弹，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般奸人；我们起而一呼，奸人就要站立身来发抖，就要哈命的飞跑。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，是通常用这种方法，求到他们的利益。我们应该起而仿效，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！

## 以小联合为基础

上一回的本报，已说完了，“民众的大联合”的可能及必

要。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？就是“民众的小联合。”

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，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，而求到我们的利益。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。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，就是能群的天才，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。“群”和“社会”，就是我所说的“联合”。有大群，有小群，有大社会，有小社会，有大联合，有小联合，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。所以要有群，要有社会，要有联合，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，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“联合”，也就有大小的不同。

诸君！我们是农夫，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，结成一个联合，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。我们种田人的利益，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，别人不种田的，他和我们利益不同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，种田的诸君！田主怎样待遇我们？租税是重是轻？我们的房子适不适？肚子饱不饱？田不少吗？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？这许多问题，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。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，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。

诸君！我们是工人，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，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。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，工值的多少？工时的长短？红利的均分与否？娱乐的增进与否？…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。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，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。

诸君！我们是学生，我们好苦，教我们的先生们，待我们做仇寇，欺我们做奴隶，闭锁我们做囚犯。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，光线照不到黑板，使我们成了“近视”，桌椅太不合式，坐久了便成“脊柱弯曲症。”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

书，我们看的真多。但我们都不懂，白费了记忆。我们眼睛花了，脑筋昏了，精血亏了，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“贫血症”。成了“神经衰弱症。”我们何以这么呆板？这么不活泼？这么萎缩？呵！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，不许声的原故。我们便成了“僵死症”。身体上痛苦还次，诸君！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！那么窄小！那么贫乏——几件坏仪器，使我们试验不得。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，满嘴里“诗云”“子曰”，清底却是一字不通，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，还迫着我们行“古礼”守“古法”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，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。我们阅书室是空的，我们游戏场是秽的。国家要亡了，他们还贴着布告，禁止我们爱国。象这一次救国运动，受到他们的恩赐真多呢！咳！谁使我们的身体、精神、受摧折，不愉快！我们不联合起来，讲究我们的“自教育”还待何时？我们已经堕在苦海，我们要讲求自救，卢梭所发明的，“自教育”正用得着。我们尽可结合同志，自己研究。咬人的先生们，不要靠他。遇着事情发生，——象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内强权者的跋邑——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。

诸君！我们是女子，我们更沉沦在苦海！我们都是人，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？我们都是人，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？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看，连大门都不能跨出，无耻的男子，无赖的男子，拿着我们做玩具，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，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！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！整天的对我们围着。什么“贞操”却限于我们女子！“烈女祠”遍天下，“贞童庙”又在那里？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着在女子学校，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，整天说什么“贤母良妻”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，怕我们不受约束，更好好的加以教练。苦！苦！自由之神！你在那里！快救我们！我们于今醒了！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！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！

诸君！我们是小学教师，我们整天的教课，忙的真很！整天的吃粉条屑，没处可以游散舒吐。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，总不下几千几百，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。我们教课，要随时长进学问，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。死板板的上课钟点，那么多，并没有余时，没有余力，——精神来不及！——去研究学问。于是乎我们变了留声器，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。我们肚子是饿的。月薪十元八元，还要折扣，有些校长先生，便仿照“刻减军粮”的办法，将政府发下的钱，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。我们为着没钱，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。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，相望着，教育学生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。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？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，才能做学生的模范，于今却是不能。我们为着没钱，便不能买书，便不能游历考察，不要说了！小学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！我们要想不做奴隶，除非联合我们的同类，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。

诸君！我们是警察，我们也要联合我们同类，成功一个有益我们身心的联合。日本人说，最苦的是乞丐，小学教员，和警察，我们也有点感觉。

诸君！我们是车夫，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，车主的赁钱那么多！得到的车费这么少！何能过活，我们也有什么联合的方法么？

上面是农夫，工人，学生，女子，小学教师，警察，车夫，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，他们受苦不过，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。

上面所说的小联合，象那工人的联合，还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名目，过细说来，象下例的

铁路工人的联合，

矿工的联合，  
电报司员的联合，  
电话司员的联合，造船业工人的联合，航业工人的联合。  
五金业工人的联合，纺织业工人的联合，  
电车夫的联合  
街车夫的联合，  
建筑业工人的联合……，

方是最下一级小联合。西洋各国的工人，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。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，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，到处都有。由许多小的联合，进为一个大的联合，由许多大的联合，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。于是什么“协会”，什么“同盟”，接踵而起。因为共同利益，只限于一小部分人，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。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，故可以立为大联合。象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，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。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，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，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，组成一个大联合。

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。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。

## 中华“民众的大联合”的形势

上两回的本报，已说完了（一）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，（二）民众的大联合，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。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，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？有此动机么？有此能力吗？可得成功么？

（一）我们对于吾国“民众的大联合”到底有此觉悟么？辛亥革命，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，其实不然。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，哥老会的摇旗唤呐，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

的张弩拔钊所造成的，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，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，却不曾活动，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。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。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，也是可以倒去的。大逆不道的民主，也是可以建设的。我们有话要说，有事要做，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。辛亥而后，到了丙辰，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。虽然仍是少数所干，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，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。乃到近年，发生南北战争，和世界战争，可就不同了。南北战争结果，官僚，武人、政客、是害我们，毒我们，剥削我们，越发得了铁证。世界战争的结果，各国的民众，为着生活痛苦问题，突然起了许多活动。俄罗斯打倒贵族，驱逐富人，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，红旗军东施西突，扫荡了多少敌人。协约国为之改容，全世界为之震动。匈牙利崛起，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。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，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。怒涛西迈，转而东行，英法意美即演了多少的大罢工，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，异军特起，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，发生了“五四”运动。旌旗南向。过黄河而到长江。黄浦汉皋，屡演话剧，洞庭闽水，更起高潮。天地为之昭苏，奸邪为之辟易。咳！我们知道了！我们醒觉了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，国家者我们的国家。社会者我们的社会。我们不说，谁说？我们不干，谁干？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，我们应该积极进行！

（二）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？此问我直答之曰“有”。诸君不信，听我道来——

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，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，和革命党——同盟会——的组成。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。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。辛亥革命，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“痛饮黄龙。”其后革命党

化成了国民党。谘议局化成了进步党，是为吾中华民族有政党之始。自此以后，民国建立，中央召集了国会，各省亦召集省议会。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，一为省教育会，一为省商会，一为省农会。（有数省有省工会。数省则合于农会，象湖南）。同时各县也设立县教育会，县商会，县农会。（有些县无）。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。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设的各种团体，象

各学校里的校友会，

旅居外埠的同乡会，

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，分会，

上海日报公会，

寰球中国学生会，

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，

北京华法教育会。

各种学会（象强学会，广学会，南学会，尚志学会，中华职业教育社，中华科学社，亚洲文明协会……）各种同业会，（工商界各行各业，象银行公会，米业工会……）各学校里的研究会，（象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，哲学研究会……有几十种）各种俱乐部……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，思想开放的产物，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。上列各种，都很单纯，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“小联合”。最近因政治的纷乱，外患的压迫，更增加了觉悟，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。象什么，

全国教育会联合会，全国商会联合会，

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，上海的五十三公团联合会，

商学工报联合会，

全国报界联合会，

全国和平期成会，

全国和平联合会，

北京中法协会，  
国民外交协会，  
湖南善后协会，（在上海）  
山东协会，（在上海）  
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，  
各界联合会，全国学生联合会……

都是。各种的会，社，部，协会，联合会，固然不免有许多非民众的“绅士”“政客”在里面，（象国会，省议会，省教育会，省农会，全国和平期成会，全国和平联合会等，乃完全的绅士会，或政客会），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，各种学会，研究会等，则纯粹平民及学者的会集。至最近产出的学生联合会，各界联合会等，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大联合。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，实伏于此。

（三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“民众的大联合”，果有此能力么？果可得成功么？谈到能力，可就要发生疑问了。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，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，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，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，不知共同的研究。大规模有组织的业迹，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。政治的办不好，不消说，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，就是依靠了洋人。海禁开了这久，还没有一头走欧洲的小船。全国唯一的“招商局”和“汉冶萍”，还是每年亏本，亏本不了，就招入外股。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，清洁，设备，用人，都要好些。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，便要糟糕。坐京汉、津浦、武长过身的人，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！其余象学校办不好，自治办不好，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，一个身子也办不好，“一丘之貉”“千篇一律”的是如此。好容易谈到民众大联合？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？

虽然如此，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。我们没有能力，有其

原因，就是“我们没练习

原来中华民族，几万万人。从几千年来，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，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“皇帝”（或曰皇帝也是“天”的奴隶），皇帝当家的時候，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。政治、学术、社会、等等，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，有组织，有练习的。

于今却不同了，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。思想的解放，政治的解放，经济的解放，男女的解放，教育的解放，都要从九重冤狱，求见晴天。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！压迫愈深，反动愈大、蓄之即久，其发必速。我敢说一怪话，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，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。中华民族的社会，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。中华民族的大联合，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。诸君！诸君！我们总要努力！我们总要拼命向前！我们黄金的世界，光华灿烂的世界，就在面前！

“湘江评论”2号——4号

## 再论问题与主义

李大钊

适之先生：

我出京的时候，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，题目是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，就发生了一些感想。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，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。现在把他一一写出，请先生指正。

一、“主义”与“问题”：我觉得“问题”与“主义”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。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，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。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，应该设法，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，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

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，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，主义，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（即是一种工具）。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，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，才有解决希望。不然，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，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。那个社会问题，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，他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。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，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，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。这是交相为用的，这是并行不悖的。不过谈主义的人，高谈却没有什不可，也须求一个实验。这个实验，无论失败与成功，在人类的精神里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，永久不能消减。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，相信奉法国Four的主义的人，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，新团体。最近日本或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，也组织了一个“新村”。这都是世人，指为空想家的实验；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趣的事实；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，集合起来，组织一个团体，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，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，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生活，可以希望，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。Owen派与Four派在美洲的运动，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，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一样，归于失败了。而Noeyes作《美国社会主义史》，却批评他们说“Owen”主义的新村落。Fou主义的新团体，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。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。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，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。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，又不是Owen主义者，又不是Fomrier主义者，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，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，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，犹尚严存。这日向的“新村”，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

已成旧梦的新村。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，却很注意。河上肇博士说，“他们的计划中，所含的社会的改造的精神，也可以作为在待晓的一个希望，永存在人人心中”。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：“此次东行，在日向颇觉愉快。”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，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，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，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。不论高揭什么主义，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，都是对的，都是有效果的。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。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，偏于纸上空谈的多，涉及实际问题的少。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。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。

大凡一个主义，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。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，不论在那一国，大致都很相同。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，那就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，有些不同。社会主义亦复如是。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，不论是科学派、空想派，都拿他来做基础。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，又都不同。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，拿来作工具，用以为实际的运动，他会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，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，在清朝时，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。在今日，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。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，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。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，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。一个社会主义者，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，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际。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，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，使合于现代需要的企图。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，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。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，就变成空的罢

了。那么，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，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，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。

二、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，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，而其学说，却如通货一样，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，渐渐磨灭，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，都难分清。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，人人都称赞他，却没人读他。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，没有一个人读他，大家却都来滥用他。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。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，这个主义，那个主义，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，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。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，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。王麻子的刀剪，得了群众的赞许，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；王正大的茶叶，得了群众的照顾，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。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，很在社会上流行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。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，讨厌诚然讨厌，危险诚然危险，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。可是这种现象，正如中山先生所云：新开荒的时候，有些杂草毒草，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，也是当然有的现象。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，就闭了他的剪铺。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，就歇了他的茶庄。开荒的人，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，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。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，就停止了我们的宣传！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，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，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，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。免得阿猫、阿狗、鹦鹉、留声机来混我们，骗大家。

三、所谓过激主义 “新青年”和“每周评论”的同人，谈俄国的布尔札维主义的议论很少，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，文学运动，据日本“日日新闻”的批评，并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。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，一方要防遏俄

国布尔札维主义的潮流。我可以自白：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札维主义的。当那举世若狂，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，我就作了一篇“Bolshevism的胜利”的论文，登在“新青年”上。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札维克不满意，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札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。（孟和先生游欧归来，思想有无变动，此时不敢断定。）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，给“新青年”的同人，惹出了麻烦，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，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，这真是我的罪过了。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札维主义的流行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。我们应该研究他，介绍他，把他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，不可一味听信人家，为他们造的谣言，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杀他们的一切。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“妇女国有”，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。后来看见美国“NewRepublic”登出此事的原委，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，原是布尔札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。以后展转传说，人又给他们加上了。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、土地法、婚姻法等几篇论文，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，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，全然无根了。后来又听人说，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，又疑这话也谣言。据近来欧美各报消息，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。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，他们那里知道“Bolshevism”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名辞怎么解释？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、军国主义的日本人，把他译作“过激主义”，他们看“过激”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，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。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，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。看见章太炎，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，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。这个口吻，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。那“杨子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子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”的逻辑，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。现在就没有“过激党”这个新名辞，他们也不难把那